



●陈建林

彝族高腔民歌的表现形式及审美特征

(西昌学院艺术学院, 四川·西昌, 615000)

摘要 凉山彝族阿都所地语地区的彝族民歌中有一种山歌, 当地称为“高腔”, 又叫“耶”或“耶伙”。因其演唱形式多样、音调高亢悠长、刚健豪放、音域宽广, 演唱技巧变化莫测,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被誉为“彝人的京剧”。彝族高腔源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情感抒发, 多是青年男女趁休息的间隙, 相互传情递意而唱的曲调。由于高腔通常是彝族民众在野外活动时的随口即唱, 歌者往往触景而发, 真实地反映了凉山彝族人民的生活劳动体验。

关键词 彝族高腔民歌; 阿都所地语地区; 表现形式; 审美特征

凉山彝族自治州坐落于四川西南部, 是目前我国彝族同胞最大的聚居区, 也是四川省少数民族人口和民族类别最多的地区。凉山州地广人稀, 地貌复杂多样,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立体气候特征明显。

凉山彝语属于彝族北部方言区, 操北部方言的彝族自称为“诺苏”, 人口约230多万, 凉山彝语根据地域和发音特点又大致可分为:

(1) 圣乍语, 主要的区域为凉山州的喜德县、越西县、冕宁县、昭觉县、甘洛县、西昌市、盐源县、木里县、甘孜九龙县、泸定县, 雅安石棉县、汉源县, 云南的宁蒗县等。

(2) 阿都所地语, 主要的区域为凉山州的布拖县、普格县、德昌县、会东县、会理县、宁南县、金阳县, 攀枝花的米易县、盐边县等。

(3) 义诺语, 主要的区域为凉山州的雷波、美姑, 乐山市的峨边县、马边县、金口河区等。

阿都所地语地区的彝族民歌有一种山歌, 当地称为

“高腔”(以下简称“彝族高腔民歌”),^[1]又叫“耶”或“耶伙”, 被称为“彝人的京剧”。^[2]其演唱形式多样, 音调高亢悠长、刚健豪放、音域宽广(一般能达到十二度以上, 有的甚至达两个八度以上), 演唱技巧变化莫测,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种歌唱形式不局限于个人的传唱, 而是渗透在彝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婚丧嫁娶等集庆场合或家庭生活中的随性抒发, 都离不开高腔的添色, 自然所有人都成为高腔唱法的传承者与改编者, 使得高腔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 审美特征独具风格。

一、彝族高腔民歌的表现形式

彝族高腔艺术分为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表现形式, 外在形式是指高腔形成的文化背景、传承过程中劳动人民对它的改编和提高、高腔的演唱形式以及表演场合。内在形式是指高腔的艺术内涵, 即给听者带来的听觉效应和心灵感应。

作者简介: 陈建林(1970~), 男, 西昌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1年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凉山彝族民歌及民俗研究”(编号: 11SA081)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13-06-02

(一) 高腔的外在表现形式

彝族高腔源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情感抒发,尤其是在野外劳动等场合,年轻男女趁休息的间隙,相互传情递意而唱的曲调。一般多为独唱、对唱或齐唱,曲调高亢嘹亮,音域很宽且起伏大。起腔多作五至八度式大跳,然后突然跳升至高音,之后再以假声歌唱,结尾处以本嗓音拖腔,再来一次四至五度甚或七至八度下跌,最后戛然而止,结束全句。唱词大多取自彝族的历史传说或者是现在的生活感触,想到哪里就唱到哪里,即兴赋词。例如这首即兴编词的山歌,歌词大意为:“早晨

即 兴 山 歌

啊 黑得 日都 比列 尼, 啊 打洛 啊莫 土木 鲁觉 都,
啊 西底 毛色 哪都 哪白 也, 啊 支了 列哦 伟门 良良 嘎列 哦,

彝族高腔的节奏形态基本上都是“一字一音”的紧密结合,非均分的短长型节奏为基本形态,并且连续使用。节拍多为无强弱循环的单一形式,常以歌词结构和演唱重音形成不规整的混合拍子。彝族高腔的音域较宽,音程跳跃的幅度大,节奏舒展自由并富于变化。旋律线条主要表现为:一是“高起低落”,悠长的高音歌头,结尾下行;二是“低起低落”,从低音陡然到高音的长音歌头,结尾下行。最重要的特点是演唱时高音要以假声小尖嗓缓缓地唱出,拾级而上之后顺流而下,发音音域和谐而酣畅,使听众从唱腔中得到艺术美的享受。

由于凉山境内地貌复杂多样,彝族人的性格开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腔就显得格外明朗悠扬、高昂豪放、辽阔激越,演唱时还要加上一种独特的装饰性颤音,使高腔更显独特风韵。调式大都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也常有“fa、si”偏音出现,但一般不做小二度的尖锐进行。不少彝族高腔的一个段落中,五声音阶常常不完整,省略一、二个音,只有三四个音的简单排列。角调式较少,其余调式很多。在一首高腔中,因为乐段的结构简洁短小,调式基本上保持单一形式。有调式交替情况,但一般都在句式结束处的乐节部分。转调或离调的情况在高腔中几乎不见。

太阳出来了,下午太阳落坡了;晚上月亮出来了,天亮月亮不见了。弯弯拐拐的柴不好烧,弯弯拐拐的路不好走。我年轻小伙没想到老,好日子还在后头。”完全是生活的点滴写照,随意、淳朴、自然,简单中透露出凉山彝族的直爽性格。

《即兴山歌》是典型的凉山彝族高腔,由四个乐句组成,每句的开头和结尾都以延长音做装饰,以长音开头,又以拖腔结尾,唱词不断变化,曲调是不停重复的单乐段,有“一气呵成”之感,具有山歌的典型特征。节奏型与汉族民歌完全不同,重音在第二个音,习惯上把重音做以后置处理(见谱例)。^[3]

(二) 高腔的内在表现形式

歌唱是彝族人民主要的娱乐活动和抒发自己思想感情的方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孕育和创造了群众喜爱和乐于传唱的彝族民歌,他们用口头传唱的方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彝族民歌把语言与音乐完美融合,采用即兴编唱的方式,具有直接的语言表达功能。^[4]“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魏良辅《曲律》)。在彝族民歌中清晰明亮的咬字吐字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彝族民间歌手非常注重歌唱的咬字吐字,将歌词清晰准确地传达给听众的同时,能根据要表达的不同类型曲调,应用不同装饰性的旋律唱腔。整个演唱自然流畅,仿佛信手拈来,却又细腻婉转,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山歌本身的音乐美感,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感染力,生动地表达着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凉山彝族高腔的音韵和谐、节奏自由,是极具艺术内涵的歌唱形式。彝族民间歌手演唱时或热烈奔放、响遏行云,或低沉缠绵、幽怨哀伤,时而悲壮淋漓,时而缠绵含蓄,感情色彩极为丰富,极易将人带入一种难以言语的美妙境界,难怪山外的客人常说彝族高腔具有余音绕梁之韵。在演唱过程中,彝族高腔音韵自然流畅,歌唱时随时可感受到胸部、腹部、面部肌肉的变化以及气息和声音的

共鸣等。

由于高腔通常是彝族民众在野外活动时的随口即唱，歌者往往触景而发，有时甚至常带有挑逗以及压倒一切的气势，因此，歌者对声音的音高具有极好地感知，演唱尽管以真声为主、真假声结合，但男子的演唱，有时所用的假声甚至高于女子，其音色明亮尖锐、厚实不虚浮。句末长音收尾多使用下滑音是彝族高腔民歌的一大特点，在乐段结尾处还常要加上夸张的连续性喉音颤动，这不仅是演唱彝族高腔最难把握之处，往往也是最富有高腔歌唱特色的地方。

二、彝族高腔民歌的审美特征

凉山彝族高腔的审美特征主要包括贴近生活源于生活的审美习惯。这种审美习惯有地域上的差别，还有欣赏的习惯“距离美”，即所谓朦胧美。高腔通常在野外演唱，而且相隔很远，致使人们从习惯上对远方的歌声具有敏感性，从心理上认同，若与演唱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会增加歌曲的美感。似乎那种从山垭口传过来的隐隐约约的、时隐时现的声音，充满着极大的诱惑力。

从细微处看彝族高腔的审美特征，彝族人民更侧重于民歌色彩的把握。例如把尖利的声音比作山羊叫，较小的像猫叫，嗡嗡的中音、低音像牛叫。在高腔演唱中，追求音色的相似性，讲究音色接近、协和(彝族称“胡毕吉则拉”)。寨子里都把有几对声音明亮、音色接近的歌手视为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从宏观角度来看，凉山彝族民歌大致可分为圣乍语、阿都所地语、义诺语三大色彩区。三大色彩区虽都源于凉山，但各自哺育了彝族音乐文化的不同风格。大致说来，阿都所地语的彝族人粗放豪爽，民歌普遍高亢明亮、刚健豪放，尤其以高腔啊呀咯和火把节歌为典型代表；圣乍语的彝族人细腻温和，民歌委婉低吟、柔美细腻，叙事性民歌较多，高腔甚少流传；义诺语的彝族人性情豪放而耿直，民歌刚柔相济、婉转而悠扬，特别是以阿惹妞和波哈牛牛为其典型代表，有少量高腔口耳相传。这些丰富多彩的高腔，有的韵味悠远，意味深长；有的情绪低沉，思绪万千；有的视野开阔，乐意绵绵；有的诙谐幽默，乐趣无限。正如诗人何其芳所称赞：“布拖彝族阿都高腔很有特别的色彩，就像在遥远的寂寞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人的音乐”。^[5]

三、彝族高腔的现状

可以说，彝族高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和乡土人情，表达着彝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美学思维和艺术情趣，也是彝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彝区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地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化交融，彝族人民的生活开始越来越丰富多彩，高腔民歌的一些功能开始减退，学唱彝族高腔的人开始逐渐减少，高腔民歌的传承和发展也急剧衰退。一方面是高腔民歌传承人的文化思维发生急剧变化，传承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钻研精神；另一方面是被传承者的文化养成抵触和制约着传承的过程和质量。而最重要的是，彝族文化环境的现代变化，与高腔民歌生存息息相关的传统民俗诉求的间隙越来越大，高腔民歌生存所需的传统有机土壤发生了质变，尤其是民间老艺人的逐渐逝去，致使许多宝贵的作品随人而去，传统高腔民歌渐渐出现了“断层”现象，即将毗邻“断代”之痛。

凉山彝族高腔流传久远，是凉山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形成的艺术结晶，对于丰富凉山民族音乐宝库、弘扬凉山民族音乐文化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凉山一步跨千年的历史飞跃，使彝区的整体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彝族人民更主动地参与到外界和非彝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促使彝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发生了裂变，并孕育和催生了新的多元彝族文化。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高腔民歌的问题上，怎样介入和加以保护、整理、研究，对整个彝族北部方言区高腔民歌文化体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吉古夫铎.凉山彝族民歌简述[J].凉山大学学报, 2004(4).
- [2]赵立德.彝剧音乐泛议[J].民族艺术研究, 1991(2).
- [3]么晓霞,白明志,吉古夫铎.四川省彝族民间音乐全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0.
- [4]景志明,俄木沙马,陈建林,袁艳.雷波彝族民歌概论[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 [5]彝族阿都高腔.中文百科在线网: <http://www.zwbk.org/MyLemmasShow.aspx?lid=121966>

责任编辑 春晓